

「文學，已讀」學生讀劇

文——謝韻茹 展示教育組

攝影——王川銘



在「文學，已讀」學生讀劇的舞臺上，沒有華麗道具、繁複配樂，臺南一中的素人演員透過幾把簡單的椅子，一束燈光的離合，輕輕勾勒出讀劇的純粹；興國中學演出團隊以不曾老去的「聲音」作為媒介，重返時光隧道……



展覽與活動

已讀之後

讀劇，是介於閱讀與演出的過渡形式，表演者必須放棄慣用的視覺線索，運用感官、投入全身感受小說描述的舉止神態、聲調語氣，反覆揣摩人物的思想活動、心理轉折，為了補遺作家未明白寫出的細節，對於十七、十八歲的青少年而言，相當具有挑戰性。

「文學，已讀」學生讀劇活動，是臺灣文學館（以下簡稱臺文館）定期規劃辦理的館校合作專案計畫。為充分將博物館資源與學校共享，擴大文學效益，每年跨界特定主題，發掘文學可能的樣貌，例如去年以「戲劇」為主題，邀請臺南女中、家齊女中共同合作莎士比亞戲劇表演，大受好評。今年以「讀劇」為旨，邀請臺南一中、興國高中學生改編演出臺灣文學作品，並納入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合辦「臺南文學季」的系列活動，提高宣傳能見度，加乘文學魅力。

已讀之後，故事餘韻，正要發酵。

在舞臺上讀小說

「文學，已讀」學生讀劇表演於去（2016）年12月18日星期日下午2點、臺文館一樓演講廳演出。當日貴賓雲集，臺文館廖振富館長、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周雅菁副局長、臺南一中張添唐校長、興國高中趙效賢校長均親自出席，給予演出學生莫大肯定，並吸引將近300位民眾索票觀賞，場面溫馨熱絡。

表演開始前，首先由戲劇工作者吳思優老師進行「讀劇導聆」，向民眾解說何謂「讀劇」？對於初次接觸「讀劇」的素人演員，可能經歷哪些挑戰？讓觀眾了解讀劇基本知識。吳老師表示：「從文學文本轉化到讀劇演出，是漫長的藝術探索過程，必須經歷反覆閱讀、討論，進而深入理解文本，從角色探討人性，再從探索中調整自己，才能適切詮釋角色核心」。臺文館深知藝術成果並非一朝一夕，五月份便提前辦理「戲說人生·讀響文學」教師研習營，翻動藝術土壤，培訓種籽教師，鼓勵教師將讀劇放進課程，改變傳統教學。其中，臺南一中學生經國文老師推薦，亦共同參與研習，為讀劇表



戲劇工作者吳思優老師於開場前進行讀劇導聆。

演打底。

參與演出的學校，從文本轉化為表演的過程，約莫半年。為了強化演出，臺南一中特聘請「阮劇團」李侑霖老師指導、興國高中特聘請「影響·新劇場」呂毅新老師指導，最後正式演出前，由戲劇老師吳思優指導兩校學生彩排，並給予寶貴的演出建議。上半場由臺南一中改編演出作家黃春明短篇小說〈莎啞娜啦·再見〉，下半場由興國高中改編演出作家吳明益短篇小說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。^註

對誰說再見

舞臺驟亮，一名身著襯衫、束緊領帶的年輕男子，面無表情地從布簾後方走出，圓形聚焦燈打在他身上，彷彿背負著即將揭曉的驚人謊言。只見他的眼神分別朝向舞臺前方、左右兩側觀眾點頭示意後，終於按捺不住、敞開金口說道：「慚愧啊慚愧～想想這兩天的行徑，竟然為了幹兩件罪惡的勾當，心裡還禁不住沾沾自喜……」輕微激動的聲調、無奈帶點調皮的眼神，頓時化身小說主角「黃君」。接著，舞臺指示聲響起，介紹出場人物，眾男子魚貫走出，最後在舞臺中央並排木椅前停下腳步，接著依序入座，沒有多餘的鋪陳，精準明快地打開小說第一頁：《第一幕》七武士。

臺南一中的同學們反覆精讀長達萬字的〈莎啞

娜啦·再見〉，為配合演出時間限制，決定挑選重要段落，剔除次要對話，濃縮為必然存在的三幕，在半小時內簡潔有力地呈現文本轉折。故事內容看似簡單，實則隱藏各種衝突，波濤洶湧，他們選擇輕描淡寫，詮釋沉重的殖民歷史、國族認同議題。尤其，面對主角大量的獨白，充分運用聚光燈效果，做為進出內心與現實世界的開關，反映主角內心的掙扎與妥協。

在人數有限的情況下，部分演員必須身兼數角，在戲劇老師的建議下，利用原有服裝進行增減，作為不同角色的轉換。例如上一場甫扣好襯衫飾演正經八百的總經理，下一場即大方脫掉襯衫、露出汗衫扮演計程車司機；為了詮釋老鴿與妓女，甚至向家人商借女性披肩，反串演出。

除了小說寫出的對白，演員也注意到劇本沒有說出來的潛臺詞。例如日本人初抵礁溪旅店，準備開設酒席，飾演「馬場」的演員以單手鬆開緊縛頸



臺南一中學生穿上襯衫打起領帶，跨越年齡與國籍，演出十七歲版本的〈莎啞娜啦·再見〉。



興國高中改編演出作家吳明益短篇小說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。

項的領帶，流露一絲輕蔑。細微的小動作，不僅透露出遠道而來的疲憊、花裡尋歡的放鬆，也暗示內心深處仍擺脫不掉殖民心態的傲慢。

這齣戲最精彩的橋段莫過於，日商與臺灣大學生原本互不認識，透過黃君的居中「假譯」，反而讓雙方互道珍重，各自帶著美好的想像與省思離去。劇末，準備打道回府的三位日商，各有所思坐在椅子上，有的雙手抱胸、有的低頭沉思；或者疲倦靠在椅背上，他們究竟更愛自己的國家？抑或對這份愛國心產生罪惡感？臺南一中同學們選擇以理解、包容的心，試圖在盤根錯節的歷史沉痾，尋找柔軟敏感的人性共鳴。

沒有華麗道具、繁複配樂，臺南一中的素人演員透過幾把簡單的椅子，一束燈光的離合，輕輕勾勒出讀劇的純粹。他們洗去了商場老將的狡猾與匠氣，讓觀眾看見十七歲版本的〈莎喲娜啦·再見〉，多了一份真摯、誠懇，令人低迴。

重返魔術時刻

興國高中演出團隊則傾其全力，打造一座穿越真實與虛幻的魔術舞臺。

一幅偌大的手繪彩圖，投射在舞臺布幕，吸引目光。那是故事發生的真實地點，位於臺北市中華商場已拆除的天橋。為了召喚歧路走散的觀眾，共同逼視記憶消失之處，試圖說服人們破敗中仍有真實，停留原地揮之不去。

興國高中演出團隊以不曾老去的「聲音」作為媒介，重返時光隧道。響徹市井的冰淇淋叭噉聲、香腸伯賣力扯嗓吆喝、算命師徐徐揮動扇子，警察檢舉攤販的哨聲，交織成富有情味的聲音地圖；不僅勾起往日情懷，也讓敘事聲線多了溫度。其中，飾演香腸伯的演員打破舞臺界線，悄然從觀眾席現身、走上舞臺，引起滿堂彩，掀起熱鬧序幕。

興國高中演出團隊多達十人，幾乎網羅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出現過的角色，組織成更完整、有機的讀劇小品。短短半小時，主角隨著養鳥事件的發展，逐漸長大成人，而非著眼於斷層。整體演出充滿流動感，穿插著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，互相呼應。演員對於角色性格也詮釋到位，每個人走進故事的方式，都有專屬的聲調步伐，辨識度高。例如神秘又嚴肅的魔術師、舞步歡快卻保持沉默的小黑人、舌燦蓮花的算命師、時而潑辣時而炫耀的媽媽，以

親切不造作的演出方式，讓觀眾在不同角色上找到熟悉的影子。

除了角色塑造成功外，也兼顧許多細節。例如小黑人跳舞的音樂，特地邀請畢業校友針對劇情量身譜曲，原創性高。道具的表現也可圈可點，銀色鳥籠、人造香腸、雞毛撢子等等，歸功於幕後道具組的支援，甚至為演員設計專屬戲服，提高表演整體性與細緻度。

這是一段「遇見鳥」、「擁有鳥」，最後「失去鳥」的故事，看似簡單的劇情，卻隱含著殘酷的人生課題。自始至終，觀眾從來沒看見那隻籠中鳥，這也是這齣戲的高明之處。它設下一個陷阱，提醒我們如何定義「真實」？當所有的秘密，終將隨時間流去無痕，還有什麼會永遠留在心底，每個觀眾都有不同的答案。

誠如劇中最後一句擲地有聲的獨白：「多年以後，我重新認識我的童年，那些天橋上的每個面孔，那些由謊言包裹的話語，一如魔術，全都停留在那個魔術時間裡，安安靜靜，不被驚擾」。興國高中演出團隊，以細膩早熟的演技，成功挽留時光，讓觀眾暫時待在此地此刻，打開心中緊閉的鳥籠，允許感情出界，讓想像自由。

座談與迴響

演出完畢後，吳思優老師邀請兩校演出學生上臺，與現場觀眾分享演出與籌備心得。臺南一中同學表示，為了尋找適合改編讀劇的小說，幾乎翻遍學校圖書館有關臺灣文學的作品。經由這次讀劇演出，不同於過去視覺閱讀的刻板經驗，特別注意到聲調、手勢及肢體語言在小說裡代表的意義，是寶貴的收穫。興國高中以全校海選方

式挑選適合的演員，出線者可謂百裡挑一，無論在外型、個性或氣質上相當符合角色設定。此外，還特地招募美工設計與團隊助理，成立完整的劇組，加深團隊向心力。

觀眾除了肯定同學們的精彩演出，也把握機會提出問題，進一步交流。例如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為何設定三位敘事者擔任旁白？興國高中回覆，其實三位敘事者皆為同一人，分別代表孩童時期的主角、當時的主角，以及長大成人的主角，以不同階段的視角回顧這段故事。也有觀眾對於〈莎喲娜啦·再見〉這篇具有民族意識的小說感到好奇，置身「全球化」下是否仍然適用？臺南一中同學表示，小說不是要告訴我們什麼是對或錯，而是如何以寬容的角度來處理複雜的國際情勢。廖振富館長也特地上臺，以學者角度分享他對於日本時期臺灣文學的看法，為在場民眾上了一堂特別的臺灣文學課，獲益良多。

故事說完了，透過交流與分享，又打開新的篇章，興味盎然。讀不完的臺灣文學，一頁續一頁。✎



廖振富館長與演出學生座談。